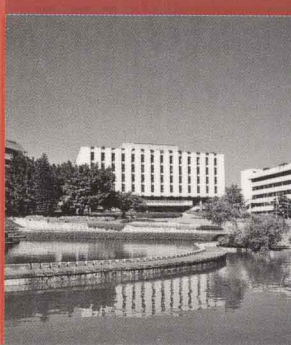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冯军旗教授学术基金会支持优秀学术成果
冯军旗教授学术基金会支持优秀学术成果
冯军旗教授学术基金会支持优秀学术成果
冯军旗教授学术基金会支持优秀学术成果
冯军旗教授学术基金会支持优秀学术成果
冯军旗教授学术基金会支持优秀学术成果
冯军旗教授学术基金会支持优秀学术成果
冯军旗教授学术基金会支持优秀学术成果
冯军旗教授学术基金会支持优秀学术成果
冯军旗教授学术基金会支持优秀学术成果



存在与自由

—— 萨特文学研究

Being and Freedom: A Study of Sartrean Literature

李 克/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存在与自由

——萨特文学研究

Being and Freedom:

A Study of Sartrean Literature

李克/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存在与自由：萨特文学研究 / 李克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11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4833-6

I. ①存… II. ①李… III. ①萨特, J. P. (1905~1980)
—文学研究 IV. ①I565.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9493 号

存在与自由——萨特文学研究

著 者：李 克

责任编辑：陈 娜

责任校对：傅泉泽

封面设计：小宝工作室

责任印制：曹 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19099（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 chenna@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690×975 1/16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20.5

版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4833-6

定 价：53.00 元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萨特其人 / 1

- 一、萨特与存在主义 / 1
- 二、萨特的三重身份 / 5
- 三、对萨特的理解 / 22

第二章 萨特哲学的自由概念 / 26

- 一、萨特哲学与自由 / 26
- 二、意识就是对某物的意识 / 28
- 三、萨特哲学自由概念的特征 / 46

第三章 世界为什么是恶心的？——对《恶心》的分析 / 63

- 一、创作概况 / 63
- 二、小说梗概 / 64
- 三、《恶心》与现象学 / 65
- 四、什么是“恶心”？ / 67
- 五、偶然性 / 77
- 六、荒谬 / 83
- 七、自学者 / 86



八、对小说场景的分析 / 95

第四章 选择、焦虑与自由——对《墙》的分析 / 113

- 一、创作概况 / 113
- 二、小说情节 / 115
- 三、关于小说性质的判断 / 116
- 四、伊比埃塔 / 118
- 五、对小说情节构思的分析 / 125
- 六、恐惧与焦虑 / 129
- 七、“墙”的含义 / 131

第五章 自由、艰难的选择——对《不惑之年》的分析 / 133

- 一、创作概况 / 133
- 二、小说情节 / 136
- 三、小说分析 / 144

第六章 一曲颂扬自由的悲歌——对《苍蝇》的分析 / 178

- 一、创作概况 / 178
- 二、戏剧情节 / 180
- 三、“苍蝇”的含义 / 181
- 四、忏悔的意义 / 183
- 五、俄瑞斯忒斯 / 187
- 六、埃癸斯托斯 / 201

第七章 他人就是地狱——对《禁闭》的分析 / 204

- 一、创作概况 / 204
- 二、戏剧情节 / 205
- 三、“他人”的概念 / 207
- 四、《禁闭》表现的哲理思想 / 211
- 五、“他人就是地狱” / 221



第八章 选择与自由——对《死无葬身之地》分析 / 227

- 一、创作概况 / 227
- 二、戏剧情节 / 231
- 三、戏剧分析 / 233
- 四、戏中若干场面的解释 / 252

第九章 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对《肮脏的手》的分析 / 258

- 一、创作概况 / 258
- 二、戏剧情节 / 262
- 三、雨果 / 265
- 四、贺德雷 / 275
- 五、偶然性 / 279

第十章 如何扳倒上帝这棵大树？——《魔鬼与上帝》分析 / 286

- 一、创作概况 / 286
- 二、戏剧情节 / 288
- 三、格茨 / 290
- 四、主题分析 / 309

参考文献 / 318

后记 / 320



第一章

萨特其人

了解萨特文学创作，有必要认识萨特其人。萨特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其时代的反映，更是对他博大深邃心灵世界的揭示。萨特文学作品的鲜明风格不仅与他所把握的现实有关，更与其独特的存在有密切关系。

一、萨特与存在主义

萨特是 20 世纪中叶法国存在主义运动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是：

一是萨特写出了存在主义的经典著作。存在主义运动的勃发，奠基于存在主义的经典著作，没有经典著作的指引，不可能产生有一定规模、影响广泛、持续较久的存在主义运动和思潮。说到存在主义的经典著作，不仅指哲学论著，还包括大量的文学作品。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如萨特、加缪、波伏娃等都是多面手，他们不仅有自己系统的哲学观点和论著，还有大量的文学创作。存在主义的经典大家往往一身而兼二任，这使存在主义与其它哲学思潮比较，其影响绝不限于学术专业的小圈子，在民间、大庭广众中，存在主义常常大展拳脚，其陶染和教化功能更加显著。

在存在主义的作品长廊中，最耀眼的是萨特的作品。在哲学方面，他的《存在与虚无》历久弥新，影响深远。这本大部头巨著，不仅涉猎问题多，而且有相当的思考深度，它是萨特对自己十年来从事哲学思考的总结。萨特 1939 年开始构思，1941 年秋动笔写作，1943 年出版，具体写作时间不到两年。为构思这部著作，阐述一种新型的有关意识的理论，萨特绞尽脑汁，可谓煞费苦心。在“奇特战争”期间，他写信告诉波伏娃，他在构思新型的意识理论上尽管很吃力、很艰难，但他一步一步地在顽强推进。通过辛苦耕耘，他终于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开拓出一片存在主义的新天地。《存在与虚无》不仅是萨特哲学的代表作，也是整个存在主义哲学奠基性、标志性的著作。



萨特哲学语言抽象,尤其是《存在与虚无》,读起来甚是艰深,对于一般读者,阅读这部著作是一个挑战。造成萨特哲学语言抽象的原因之一,他早年在巴黎高师读书时受到风气的影响。其时黑格尔哲学非常流行,其语言被认为是真正哲学思辨的体现。黑格尔哲学语言晦涩,它是黑格尔辩证思维的体现,在年轻学子眼中,这种语言才是哲学的专门语言,熟练掌握和运用这种语言,才表明进入了专业领域,才能证明自己的哲学水准和专业能力。《存在与虚无》在语言表述上带有浓郁的黑格尔哲学语言风格特征,对缺少专业训练的读者,读懂这部作品需要很大的恒心和毅力。此外,萨特作品不容易读,还有其他原因,这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有过一些讨论。^①

① 萨特作品不易读,似乎成为“共识”。尽管萨特的写作非常成功地把小说家、戏剧家、哲学家等多种身份结合在一起,他的名字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为众人所熟悉,但对其作品的阅读总令人“不舒服”。罗伯特·贝纳斯科尼在其《如何阅读萨特》一书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首先,萨特作品不易读,他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萨特能够在灵感的爆发中写出漂亮文章,但是他很少在保证作品质量上精雕细琢。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脍炙人口的段落,它们令读者兴奋不已,但无法让他们真正在思考中心领会。读完一部作品,人们常常迷惑不知道怎样理解和把握萨特。萨特凭激情写作,不愿意在修改作品上花费功夫。他写作速度很快,有时还借助于药物刺激。

笔者认为,贝纳斯科尼指出的都是事实,但有欠公允。应该说在某些时候、某些作品上萨特的写作一挥而就,不屑修改,但不能一概而论。譬如在“奇怪战争”期间,萨特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他创作《自由之路》第一部《不惑之年》时,经常征求波伏娃的意见,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用力甚勤,在这部作品上他是下足了功夫的。

贝纳斯科尼还认为,萨特并不总是能够写出伟大散文,因为他常常“折磨”语言。他写的越来越多,但从不对最初的构想进行推敲和修订,使其表达更加清晰。并且萨特好写大部头作品,《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可谓鸿篇巨制,篇幅都超过五百页。他有一种倾向,不喜欢在五百字内把问题阐述清楚,其实《存在与虚无》根本没有必要弄得那么长,读起来那么艰深。

贝纳斯科尼此言不虚,萨特确实喜欢长篇大论,《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篇幅已经很大了,但还没有写完。《家庭白痴》有三大卷,译成英文五大卷,长达两千八百多页,它是萨特篇幅最大的作品。面对如此鸿篇巨制,不免令人生畏,读完它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勇气。《家庭白痴》是萨特在1973年眼睛失明前的最后作品,按原先计划,他还打算写第四卷,专门论述《包法利夫人》。

贝纳斯科尼指出,萨特作品易招致误解,他的语言常常夸大,给人刺激和遐想,但无法验证。其作品与其说作用于理性的判断,征得读者的理解,不如说是打动读者,引起他们的关注。此外,萨特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也为理解造成了麻烦,他有时轻率地否定自己的作品,径直宣布它们是荒谬的,令读者错愕不已。

萨特的写作来自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如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越南战争、支持1968年的学生革命等。作为一个介入作家,他的作品迅速对现实做出了回应。特别是在后期,萨特积极参加各种斗争,写了大量的论战性文章。这些文章针对特定对象,时效性强。但萨特在政治判断上每每出现失误,其政治立场有时会发生剧烈变化。如他为苏联做过辩护,同样也进行过激烈批评,政治立场的多变和模糊令人对其文章态度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前后反差明显的态度中,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萨特呢?(参见Robert Bernasconi, How To Read Sartre, New York Granta Publication 2007, pp. 1~4.)

A·C·丹图认为,萨特著作,最典型的如《存在与虚无》,有不少重复、冗繁和怪诞的表达,这本书是萨特最重要也是最难懂的著作,受到读者的广泛误解。许多人指责萨特,认为他的书模糊难解,充满了胡言乱语。萨特的许多重要论述,“与其说受害于表达的混乱,不如说受害于语言技巧的滥用,即故意使用许多相反的语言来表达同一个意思”。譬如,对意识的表述,萨特说它是“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这一表述完全违背了逻辑学的同一律,它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作者也指出,萨特著作的这种奇特表述造成的混乱往往只是外表的,“损毁的只是语句的外表”。只要读者具有一点耐心和容忍,可以在他意识概念的核心中找到首尾一致的解释。(参见A·C·丹图著、安延明译:《萨特》,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萨特创作的大量小说和戏剧被誉为存在主义文学宝库中的“精品”，毫不夸张地说，缺少了他的文学创作，存在主义的文学宝库会黯然失色，萨特的文学创作是存在主义文学实绩的重要体现。一般读者对存在主义哲学精神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萨特的文学作品，通过他塑造的伊比埃塔、马蒂厄、俄罗斯忒斯、加尔散等文学形象获得的。了解存在主义的文学创作，忽略萨特、绕过萨特，既不可能，更不可取。

二是萨特是存在主义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他一生写了大量传播存在主义哲学观念的通俗文章，包括一些论战性很强的文字，在已出版十卷的《境况种种》收集的就属于这类作品。除此之外，萨特还擅长演讲，举办存在主义的通俗讲座，直接向大众传播存在主义的观点。譬如著名作品《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就是根据萨特在巴黎现代俱乐部的一次通俗讲座整理而成的。关于这次讲座萨特回忆道，他按约定，准时来到演讲会所。远远望去场外聚集了许多人，他不得不在警察的护卫下进入会场。场内人头涌涌，过道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热情高涨，期待着这位存在主义大师用最通俗的语言为他们讲述存在主义的哲学。由于听众太多，空气不流通，有的女听众胸闷不适，中途被抬出会场。

存在主义哲学经过萨特多方面、多渠道的大力弘扬，特别是经过萨特文学创作的生动表现，在上个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共鸣，逐步深入人心。特别是存在主义的经典术语，其中一些名言警句，如“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等被人们经常挂在嘴边，成为口头禅。在存在主义运动高涨之际，甚至还出现了存在主义的服装、发型、帽子等，存在主义的思想观念已经演化为流行的符号，变成了人们追求的时尚，体现了时代的趣味。萨特在推动存在主义哲学向社会纵深发展、在普及存在主义的哲学观念、使其深入人心方面功不可没，尤其是他的戏剧和小说，对传播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萨特文学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用文学化的手法对其哲学观念进行形象化演绎和表现。他认为，存在主义文学创作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思想性，文学创作必须体现思想。不是一般的思想，而是有体系的、有深度的哲学思想。萨特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像海明威的创作，这是一种“无思想性”的创作，而存在主义文学创作的鲜明特征就是表现强烈的思想性和观念性。萨特的意思不是说海明威的创作没有体现思想，文学创作总要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隐晦地体现思想，存在主义的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学创作比较，特别强调对思想的体



现，存在主义的文学创作背后一定会有哲学观念的支撑，像萨特和波伏娃这样的存在主义经典作家，创作都是奠基于其哲学上的。

三是在法国存在主义运动中，几个代表人物的立场并不一致，甚至有很大分歧，存在主义运动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不是以哪一个人的思想为基础、为主导、为标准的。尽管如此，人们一致公认，萨特是存在主义运动的旗手，是存在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代表。

众所周知，萨特起初与加缪关系不错，他们很投缘。两位存在主义大师彼此通过评论对方的作品建立了友谊，萨特称赞加缪的才华，专门写评论对《局外人》加以肯定。萨特创作独幕剧《禁闭》，邀请加缪扮演剧中人物，担任导演。加缪早在1938年就在报纸上撰文评论《恶心》，赞美萨特有“无尽的天赋”，是一个“卓越而又有力的人”。加缪为人幽默，能够说各种笑话，萨特常被他逗得开怀大笑，两位朋友无话不谈，他们的关系一度让波伏娃“嫉妒”。但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战后美苏两个大国对立，冷战格局形成，世界被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世界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萨特与加缪的思想分歧开始加剧，最终导致他们分道扬镳。在政治立场上，萨特与加缪以及他的老同学阿隆决裂了。加缪和阿隆在美苏对立中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一边，而萨特显然更同情苏联，虽然他对苏联也有诸多不满和批评，但他绝不会因此就倒向弊病丛生的资本主义世界一边。同样，在加缪与梅洛·庞蒂之间也有争论，特别是在苏联劳改营问题上，二人意见不合，有时争论相当激烈，吵得面红耳赤，最后弄得不欢而散。

不论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之间有怎样的争议，也不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多么难以弥补，但在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定萨特是存在主义运动的核心，他在存在主义运动中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加缪和阿隆先后退出了存在主义的舆论阵地《现代》杂志编委会，他们不认同萨特的某些观点，想与萨特阵营划清界限。当加缪发表了新作《反抗者》，萨特阵营中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写了一篇很不客气文章进行评论，实际上是对加缪进行了攻击，加缪立即做出反击。《现代》杂志抛出这篇文章，不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更代表编辑部的立场，特别是它得到了萨特赞同。加缪的反击不是含沙射影，他不绕圈子，矛头直接对准萨特，其文章开头称萨特为“主编先生”。萨特被激怒了，也写文章反驳加缪。在论战中，无论是加缪还是阿隆，在他们心目中，萨特始终是一面旗帜，不论在台前和幕后，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大众心目中，提到存在主义，人们首先想到的也是萨特。可以说，无论在大众还是专业的圈子



中，萨特都是存在主义运动的公认代表。

二、萨特的三重身份

作为存在主义运动的旗手，萨特有三个身份，他不仅是哲学家、文学家，还是社会活动家。

1. 作为哲学家的萨特

1924年萨特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选择专业方向时，大部分人都选择文学教师资格方向，只有五人选择了哲学教师资格方向，萨特和他的朋友尼赞以及阿隆等选择了哲学教师资格方向。1928年萨特毕业考试失利，但第二年他却得到了第一名的成绩。1929年参加考试的学生有76人，最后通过的只有13人。这13人中，前两名成绩非常接近，评委最后把第一名的荣誉颁给萨特，波伏娃位居第二名。

毕业后萨特到中学当教员，教授的是哲学。1933年他专程赴柏林法兰西学院学习现象学。萨特在德国只待了一年，但这一年对他一生非常重要。在德国期间，他最重视的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他没有去大学课堂聆听他们的课程，他掌握现象学主要靠阅读文献，在这一年中，他读了大量的现象学著作。从德国回来后，他立即在现象学基础上构筑自己的哲学大厦，把现象学的基本理论贯彻和融汇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哲学作品。如1936年出版《想象》，1939年发表《情绪理论初探》，1940年发表《想象物》，1943年出版《存在与虚无》等，这些作品都带有浓重的现象学基调。

哲学思考是萨特一生最重要的活动，没有哲学，就没有萨特。人们不可能想象一个离开了哲学的“纯文学”萨特，人们无法把哲学和文学的萨特一分为二，从文学的萨特中把哲学的萨特驱赶出去。萨特与哲学始终是一体的，萨特之所以是萨特，就扎根在哲学上，哲学对于萨特是根本，是基石，是他最基本的活动。

没有人怀疑萨特是哲学家，没有人否认他写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作品，但对萨特在哲学上的贡献却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萨特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与虚无》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作品之一。但也有人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是二十世纪两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后者无论在构思还是在内容上都受到前者的影响，“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二战期间萨特在战俘营，德国人给了他一本海德格尔的



《存在与时间》，那是一本装订很好、看上去很贵重的一本书。萨特兴致勃勃地阅读，很有心得，还做了大量笔记，一周三次向他的牧师朋友解释海德格尔的哲学。萨特在他的笔记中对海德格尔哲学做了充分探讨，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后来撰写《存在与虚无》，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笔记。^①读者可以从《存在与虚无》中看到，萨特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著作很熟悉，他多次引用他们的哲学观点，这两个名字在他的著作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在讨论问题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经常成为参照对象，萨特的论证常常建立在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考和批判上。

有人据此认为，由于萨特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其哲学原创性“微乎其微”，尽管《存在与虚无》影响很大，但如果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比较，从哲学专业角度看，按照原创性标准衡量，萨特哲学的重要性显得不那么突出了。有人认为，萨特作为文学家享有盛誉无可置疑，但作为哲学家，他头上的光环带给他的声誉有些名过其实，其哲学著作的价值也许并不像他的名声那么显赫。西方一些比较重要的哲学史，譬如《牛津西方哲学史》在讨论存在哲学时，提到了海德格尔，也提到了萨特。但一般而言，谈论存在哲学，必然会提及海德格尔，但未必一定提到萨特。如施太格缪勒的《当代哲学主流》，其中专章讨论了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但没有为萨特设专章。梯利的哲学史谈到存在主义时篇幅有限，论述萨特的部分就更少了。可是专门研究现象学的著作对萨特很重视，在现象学运动中，萨特是一个重要环节。如研究现象学的重要著作《现象学运动》一书，就把萨特的现象学列为一章。站在哲学专业的角度看，也许有人不把萨特当作一个纯粹哲学家，特别是因为他还是一个著名文学家，在小说和戏剧上的成就很大，名声远播。人们承认萨特在哲学和文学两方面都有成就，谈到哲学，往往无法抵挡萨特文学成就的光芒，谈到文学，人们发现，他的一切都建立在哲学上。

萨特哲学关注人，关注意识，在这一点上，它与传统西方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存在与虚无》绝大部分篇章都在讨论意识，只用了很小一部分讨论“自在的存在”。萨特哲学的特别之处是：它对意识重新做出了解释，这一解释构成了其自由哲学的基石。自由是萨特哲学的中心议题，萨特的自由学说包含了丰富内容，涉及存在的方方面面。萨特哲学对什么是自由这一古老话题给出了全新解释，理解萨特，关键是对其自由学说的把握，评价萨特，也主要是对这

^① 斯坦普夫·菲泽著、丁三东等译：《西方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66~667页。



一自由学说的内容、意义和价值做出说明。

据波伏娃回忆,是阿隆向萨特引荐了现象学,他听从了阿隆的建议,向当局申请去德国学习。^①萨特去德国学习现象学,根源于他自己的需要,在巴黎高师读书期间,他已经具有一种思想,即“任何不能说明意识的理论想要如实地看待外在的客体,都注定会失败”^②。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已经具有浓厚的现象学意味。萨特思想的发展需要借助于现象学来帮他弄清楚有关意识的种种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阿隆的建议无疑助了萨特一臂之力,德国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他对意识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萨特不是学究式的人物,他的研究不拘泥于书本,他很少照本宣科地去解释原著的意思。理解原著本身并不是萨特研究的目的,逢人便能解释胡塞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他是怎么说的,海德格尔对这一问题是怎么看的,萨特看不起这种“掉书袋”式的研究。萨特从事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做一个博学的人,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解决他魂牵梦绕的自由问题。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虽然是人们公认的现象学经典大家,他们在现象学领域中的地位是人们公认的,萨特并不想推翻这种共识,也不想挑战这些哲学大师的地位。他阅读现象学权威著作,不是咬文嚼字、字斟句酌地去诠释,不是在字里行间煞费苦

^① 德国之行对萨特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之前,他思想主要包含两种成分,一种是唯美主义的倾向,另一种是偶然性的思想,它们结合在一起,但并没有哪一种占据支配地位。转折点出现在1932年,萨特与阿隆在蒙帕纳斯大街煤气街灯咖啡馆的一次偶然聚会,在交谈中阿隆向他粗略地介绍了现象学,他指着酒杯说,“你看,我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就能谈论这杯鸡尾酒,这就是哲学。”听了阿隆介绍,萨特激动异常,脸都发白了。他确信,阿隆介绍的正是他需要的东西,依据现象学,他可以超越唯心论与实在论的对立,确立意识的最高地位。从咖啡馆出来,萨特立即买了阿隆推荐的莱维纳斯撰写的介绍胡塞尔现象学的小册子。波伏娃说,萨特边走边急切地阅读这本小册子,好像忘了周围的一切。就是这次偶然的聚会,打开了萨特通向现象学的大门。这次会面对萨特、乃至对整个存在主义哲学,都有重要意义。(参见 Sebastian Gardner, *Sartre's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Reader's Guid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9, p. 4.)

波伏娃的描绘富有戏剧性,实际过程并非如此。在与阿隆会面之前,萨特对现象学已有所接触。早在1927年,还在巴黎高师时,他就在一篇有关图像的论文中提及胡塞尔。1928年,萨特每周与日本哲学家九鬼周造男爵见面,这样的会面持续了两个半月。九鬼到巴黎前,分别在弗莱堡和马堡跟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学习,因而他对“指引萨特转向现象学具有贡献”。更重要的是,萨特这时已经阅读了由亨利·科班翻译的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是什么?》,这个译本恰好刊载在萨特发表《真理的传说》那期刊物上。萨特在1939年战时日记中写道,他已经在1931年阅读了海德格尔的文章,但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参见伊森·克莱因伯格著、陈颖译:《存在的一代——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1927~1961》,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158页。)可见,萨特远在与阿隆会面之前,就已经接触了现象学。

^② 波伏娃著、黄忠晶译:《萨特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心地去寻找微言大义，他只是想“借用”这些著作去解释他所理解的存在，是想用现象学的理论阐述他的自由学说。

有学者指出，萨特对前人思想的引用是赤裸裸的“征伐”，其阅读是“野蛮”和“掠夺”式的。有人甚至认为，萨特读书常常是一目十行，浮皮潦草，他读上半个小时，为的是找几句他需要的语录，以支持自己要说的话。在他看来：“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一样，本来就是过河的桥，谁也用不着对桥保持忠诚。”^① 萨特对待一种学说不是逐字逐句地生吞活剥，有可能他的理解与原著偏差较大，他曲解甚至“故意”歪曲了原著意思，对他而言，不屑于做那种搬来转去“炫耀式”的研究，他从来不认为掌握某种学说就具有了居高临下的资本，从来不会与某个学术大师沾亲带故而沾沾自喜，更不会借某个权威的声势拔高自己。萨特的学习不是为了与人一争高下，他重视权威，但不拘泥于权威，目的是要超越权威。他对待现象学的态度是这样，后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从1952年始，萨特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主义成为影响他的另一种重要思想。1952年对萨特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波伏娃认为在这一年萨特产生了“强烈的政治意识”。他一反多年以来疏远政治的做法，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这一时代思潮。但即便如此，他从来没有拜倒在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下，他在认真理解这一学说时，发现了它的“短处”，试图用存在主义去“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萨特哲学是在新时代对自由的回答，这种对自由的讨论与道德密切相关，但又超越了单纯的道德领域。萨特把自由视为存在的问题，自由是人的存在的根本特征，它关乎人的选择和行动，关乎人承担的责任。自由是一个与现实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摆在人们面前迫切需要解释和回答的问题。自由不是纯粹的思辨，不是空洞的口号，它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中，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时会遇到自由问题。自由问题既有深刻的哲学内涵，也与人们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

作为哲学家，萨特不仅回答了什么是自由，而且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也是存在主义自由哲学的实践者，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萨特对待婚姻的态度，他与波伏娃缔结的独特两性关系，他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勇猛地冲杀在第一线，积极支持学生的造反运动等，这些行为的背后都

^① 贝尔纳·亨利·列维著、闫素伟译：《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2页。



能看出存在主义自由哲学的影子。

2. 作为文学家的萨特

萨特在文学史上占有崇高地位，作为文学家，他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萨特的文学家生涯起步于哲学，这不是说，他的文学创作一开始就与哲学有密切联系。萨特自幼就具有文学天赋，他很从小就喜欢文学，他的文学创作远远开始于接触现象学之前。

萨特的外祖父是德语教师，出版过德语语法著作，有比较丰富的教育经验。外祖父多才多艺，对音乐尤有兴趣，还能谱曲。萨特自幼丧父，随母亲回到外祖父家，从小与外祖父一家生活，外祖父在他的早期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萨特的母亲也喜欢音乐，她在歌唱方面受过训练，还能弹奏钢琴，演奏肖邦、舒曼乐曲中难度较大的乐章。萨特大概从九岁上钢琴课，他对节奏很敏感，上手很快，他的钢琴弹奏达到了一定水准。星期六从学校回来，在外祖父家弹奏钢琴成为最愉快的事情。萨特弹得不是很快，但能够演奏多种乐曲。

外祖父家的书房对萨特的成长很重要，外祖父藏书不少，包括许多德国和法国的古典作品，其中不乏莫泊桑等知名作家的小说。萨特后来养成的人文主义气质，追根溯源，也许从外祖父的藏书就能看到端倪。幼年的萨特在外祖父书房的大书架之间爬上爬下，有时抓起一本书，躲在角落里，默默阅读。他对书的兴趣、喜欢文学的良好趣味就是在这个时候培养的。那时萨特特别感兴趣的是英雄幻想和侦探惊险小说，他不仅兴趣盎然地阅读它们，并且模仿这些小说，动手改编它们。在词语的世界里遨游，让这个孩子感受到莫名的喜悦。小萨特的文学天赋让家人欣喜异常，在他们心目中，他俨然是一个“神童”。萨特喜欢阅读，阅读成为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与文字打交道成为他获取愉快的最佳途径。萨特在阅读方面很勤奋，阅读量非常大，波伏娃认识萨特时对这一点印象深刻。她认为萨特的阅读量超越了绝大多数同龄人，他读过的书，许多人都不曾读过，据此她认为萨特有一种“包容一切”的文化雅量。

在路易大帝中学读预备班时，萨特已经开始了文学创作，他在一份发行量不大、寿命很短的刊物《无名杂志》上发表了小说《猫头鹰耶稣·外省教师》的前两章和《病人的天使》。前者来自萨特的切身经历，小说主人公实有其人，是萨特在拉罗舍尔中学读书时的一位老师，小说通过一个学生的眼光看待他，围绕着这个老师，表现了萨特编故事的才能。这篇小说对萨特文学创作有一定影响，它是一个转折：早期萨特特别钟情于冒险故事，热衷于英雄和游侠壮举，小说追求惊险刺激的效果。从这篇小说开始，他的创作从游侠转变为写



实，由模仿传奇英雄转变为写实故事。当然，这种转变与他阅读福楼拜的小说有密切关系，也与他受到班里最拔尖的几个学生、特别是好朋友尼赞的影响有关。这些学生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特别爱读书，他们不是读一般性的消遣刊物，而是读普鲁斯特的作品。萨特在与尼赞等人的交往中认识到，文学并不总是追求惊险和轰动，除了冒险和英雄小说，还有像《包法利夫人》和《追忆逝水年华》这样的作品，它们具有更深邃的力量，更能深入人的心灵，能够在心灵最隐秘的地方扎根和发酵。这些作品让萨特领悟到艺术的力量，把他从惊险小说的层次提升到高品位的文化境界。

虽然有论者认为早期小说塑造的人物对萨特后来小说创作有一定影响，但总的看来，这些作品都不重要，与萨特接触现象学后的创作不可同日而语。严格说来，它们还属于“习作”，是一种练笔，是为日后创作的准备，它们还都没有打上萨特风格的印记。萨特真正的文学创作始于与哲学的结缘，他的文学创作建立在哲学基础上，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萨特说：“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自从我认识到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成了对作家的根本要求。”^① 萨特把哲学作为对一个作家的根本要求，这不仅表明哲学对他的创作极为重要，而且表明哲学赋予其文学创作独特的生命力。萨特的愿望不是成为一个单纯的文学家或单纯的哲学家，他想成为一个文学式的哲学家，或哲学式的文学家，萨特想把文学家和哲学家结合在一起，想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当萨特以文学家司汤达的面貌出现，人们能够从中发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影子，当他以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形象出现，人们感受到的是文学家司汤达的气质和才华。

在文学史上，文学家喜欢哲学并不鲜见。有的作家随着创作深入，逐渐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以至于热爱哲学。对于萨特，情况不是这样。萨特在文学创作成熟阶段的初始，就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文学创作的源头上，就能够发现哲学的积极影响。文学与哲学相伴贯穿了萨特三十至五十年代的作品。萨特经常是一边进行哲学思考，一边进行文学创作，被人称为哲学和文学的“双面神”。譬如，他在创作《恶心》的时候，还在撰写《心理》一书。1943年发表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在同一年，他发表了剧本《苍蝇》，同时还在撰写《自由之路》第二部《延缓》。萨特“每写一部小说，还不得不

^① 波伏娃著、黄忠晶译：《萨特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同时再写一篇论文”^①。文学创作与哲学思考同步，这是萨特创作的一大特征。

有的作家，如席勒，也非常喜欢哲学，他热衷于康德哲学，这是文学史上的著名事件。歌德认为，席勒醉心于康德哲学，对他的创作并无好处，歌德认为当席勒摆脱了康德的影响，回到现实中，他才是有力的，其创作才是健康向上的。康德哲学对席勒创作的影响，可以见仁见智，但在一点上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席勒写出了著名的美学论著《审美教育书简》，康德哲学对席勒的美学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它对席勒的文学创作并未产生直接和全方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萨特不同于席勒，哲学对萨特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直接的。哲学不仅给萨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独特视角、独特题材，而且还为萨特的文学创作赋予了独特主题。萨特经常借助于文学人物，直接讲出了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如“他人就是地狱”，“人存在，上帝就不存在。上帝存在，人就不存在”等，这些哲理警句脍炙人口，不胫而走，为萨特的文学表现增色不少。萨特在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不论是戏剧还是小说，如果抽掉了哲学，还能剩下什么呢？

席勒常常感到痛苦，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感到抽象生硬的观念干扰，在进行哲学思辨时，多姿多彩、具体生动的形象又浮现在眼前，哲学和文学在席勒那里有时不那么“和谐”，两种力量会相互干扰，这使席勒难免在两种力量之间挣扎。马克思批评席勒的作品有观念化倾向（所谓“席勒化”），就是指在文学创作时，在需要形象思维的时刻，抽象观念驾驭了席勒，致使文学形象成了某种抽象观念的“传声筒”。

对于萨特，不存在这种情况，哲学和文学在他那里不是对立的，不是两股不相干的力量循着自己的途径演化，按照自身的轨道发展。对于萨特，哲学和文学是相互依存的，萨特的文学创作需要哲学，离不开哲学，它丝毫没有感到哲学抽象观念的强制，哲学为萨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特殊土壤和表现舞台。在萨特那里，不是哲学压倒文学、窒息文学，哲学用自己的抽象观念支配文学，文学成为哲学的附庸，成为披着哲学观念的外衣。而是文学需要哲学就像人需要呼吸空气一样，哲学与文学在萨特那里具有一种让人羡慕的天然亲和力。有了哲学的支撑，萨特的文学创作才焕发生机，具有了真正生命活力。对于萨特，哲学需要文学，文学也需要哲学，离开了哲学，文学并没有独立性，萨特的文学创作始终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文学始终是表现哲学的有效媒介。有学者

^① 萨特著、潘培庆译：《词语》，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4页。